

悼阮國柱同學

物四陳建瑞

春節，在咱們中國該是一年中最大歡欣愉快的日子，然而今年的春節卻帶給臺大物理系每一位同學以悲戚哀傷的氣氛，因為你竟於春節前三天，二月六日的清晨離開了我們共處二十二年的人間。

誰也不敢相信這噩耗會是事實，記得是一月十九日星期四那天，你曾經告訴我你感到頭痛，當時我們祇以為是一點小毛病，休息一兩天就會好的。星期五、星期六你沒來上課，次星期一早上你很早就到了學校，進了物理館教室我就開玩笑說：「好小子！連翹了兩天課！」當時你只告訴我說你這兩天病了，經一家私人醫院診斷為感冒。那天我也覺得你似是完全好了，毫無一點病容。中午我們還在一塊兒吃飯，下午也在圖書館一起看書，臨走時你還提議要一起去照學士照，可是我卻說何必那麼急呢，過幾天再去，那裏會料到，兩天後你就開始昏迷不醒以至於沉痾不起，這張學士照你竟永遠照不成了。痛哉！早知如此，還是順從你的建議，那麼你也有一幀學士照給我們作最後而永遠的紀念。如今，一切皆幻，痛哉！

該是星期五的下午，我到了你家裏，你家的門鎖着，承你的鄰居告訴我你住進了醫院，當時我也只以為你頂多再過一兩天就會病癒出院的。第二天我到了臺大醫院看你，醫師告訴我得的是「腦膜腦炎」，已經昏迷了三天，多可怕的答覆？急得我立即抓緊了電話筒連打了一連串的電話通知系裏的同學，當天晚上大家就趕到醫院看你，可是你仍昏迷不醒，何從慰問？你母親為了照顧你，十幾天來未曾離開病房一步，晝夜不眠地看護着你，對於這些，你可會知道！每次我們去看你，你都是昏迷地躺在病床上，我們只有呆呆地痴立在病房門口，默默地為着你早日康復而禱告。

遠溯十年前，我在南部唸小學時就和你有過半年的同窗之誼，之後我和你先後都來到了臺北，很幸運地大學又碰在一起。我們一直是最要好的同學，大家都說看到我的地方就有你的影子。實驗我們一直是同組，上課時坐在一起，甚至連吃飯上圖書館我們也少分開。你平常沉默寡言，然而跟我在一起時卻大不相同，我們一起談論着系裏的每一件事情，每一個人物。從德國教授談到日本教授，從系主任一直談到新進來一年級的小女孩，從男同學談到女同學，談到他在物理館樓下傳播上帝福音，談到她在樓上走廊上研究

聖經……。我們還曾經一起憧憬着將來到了國外再進同一個學校一起唸書的生活。如今這一切都已成為泡影，留下的只是一片片一段段悲傷哀痛的回憶。

你平常做事認真，而且極端地樂意幫助別人。在成功嶺受訓時，有一次星期天休假時我們相遇於臺中市區，談起「從軍」以來各人的豐富經驗和「慘痛」遭遇。我提到我最怕摺「豆腐干」，為了棉被我被罰過禁足，出過棉被操，你馬上說要找個機會到我連上來教我摺棉被。接受預備軍官分科教育時，我們分在同一分隊，你就睡在我的旁邊。我為了一百八十二公分的身高惹來橫禍，當上了分隊長，對於每星期兩次分配勞動服務工作厭煩透了，全分隊的每一位同學都在埋怨被分配的工作太多，只有你從未發過牢騷，毫無怨言地埋頭苦幹。為此，每當週末同學們都在擔心會不會被罰禁足時，你卻連續地獲得了榮譽假的獎勵。

你雖然在艱苦的環境中長大，卻一直活在溫馨的母愛中。十幾歲喪父，你為了體念家庭經濟的困難，進了大學之後就連續兼了幾處家教，也許就是這樣累壞了你的身體。在家庭中，你一直是你母親心中的寧馨兒，自幼就受到你母親格外的寵愛，對你照顧得無微不至。還記得小學我和你同學時，那時你體弱多病，你母親為怕你在學校上課餓着了，經常送點心到學校給你吃，羨煞了班上所有的同學。我每次到了你家裏，你母親就誇讚你從小就聰明用功，並對你的將來寄以極大的期望，如今眼看着大學即將畢業的愛子突然離開人世，二十年來的期望都破碎幻滅了，對她老人家悲痛哀絕的心情，又豈是我們二十年的同學所能想像體會於萬一的？

平時，你有了病痛總不願向家人吐露，只悄悄地買成藥醫治。也許就是你的孝思——恐怕你母親不安，那知竟耽誤了你絢爛寶貴的生命。你自一月十九日就開始感到頭痛，直到廿五日才開始昏迷不省人事，其間整整六天的時間，連你的家人都沒有聽你提過有任何感到特別難過的地方。廿五日清晨你本還要掙扎着到學校上課，開始昏迷後經家人急送臺大醫院方才診斷出有疑似腦炎徵候。嗚呼！你為何不及早就醫，而任其病況逐日惡化，以致醫藥罔效，回生乏術。

真沒想到你會去得那麼快，大家到醫院看你時，都說你的病情在逐日好轉之中，二月四日那天，我還

護士小姐簡潔冷漠的聲音透着聽筒傳過來，就像是硬塞了塊麵包在嘴裏，我噎住：

「死亡了」？就這麼簡單？和說聲「出院了」一樣不費力氣。是「出院了」，不是嗎？當再度握緊聽筒，祇是連續的噁聲。再沒有回答。

走廊裏曹不信的眼神逼視。輕敲崔先生的門。真不願告訴他這消息，他正計劃去部裏領點書回來，大家一齊翻譯，爲了這已去的人！方直的臉上掩不住的淒容，實驗室門口再也揮不散的愁。

曹持着已去的人的印章發怔，剛刻好的怕太新，在牆角磨一磨，曹白白的牙齒向我偷笑——這些已屬過去了。耽心的是還能用這印章領補助？記號的主人竟不能多等，那怕是個殘年。

行政會議旁校長批准，二千三百元是

學校一個半月的全部補助費，都給了他，卻也補不回他的生命。熙攘而又冷漠的醫院，醫院後陰暗的紅屋，老人夕陽裏的笑容，你不會來幾次，來一次盡夠了，可曉得帶回去的有多少破碎的心？公園亭池依舊，一個月前體檢後的「郊遊」（爲了向學會的老弟們騙兩文活動費），在池邊樓着肩的合影再也補不齊。那次是爲了體檢，然而，體檢又是爲了什麼呢？我真抓不住甚麼！

重慶南路中的小旅店，黝暗的小格子裏，真正心碎的母與子。世上還有誰，在此刻，比這對過路人更憂悽？枯黃的髮，枯黃的臉，在枯黃的燈下悲泣。崔先生斷續的低語伴着幼弟無聲的淚珠。也許是命運？薄薄的窗外，車聲人聲正伴着歲暮的夜市。僅是薄薄的窗，歡樂永遠隔離。薄薄的窗啊！

對同學說期考時該替你請個假好讓你補考。那裏會想到，兩天後我到系辦公室就從系主任那裏得到你死亡的噩耗。據你母親講，以前有位算命先生說你「唇外翻，活不到廿四歲。即使死生有命，但你今年才廿二歲，難道冥冥中連還有兩年的定數也吝於施與！

你不但勤學孝親，更有一股逆頭顱、灑熱血的愛國赤忱。眼見祖國的科學，趕不上歐美先進，你即立志研讀物理，以期將來貢獻國家。此外，你平日更特別重視國內外時勢的發展，而對國際風雲的詭譎變化尤具有深刻的認識與了解，所以在接受預備軍官分科教育時，你即被長官選爲巡迴教官，以便將來服役時，發揮所長，以你卓越的才華貢獻給三軍將士們，而今竟壯志未酬身先死。你的去逝，正如你的名字一樣，國家失去了一根即將可用的棟樑。

你的喪事過後，學校即開始期考。以前在期考期間，你總要到我家裏來共同溫習筆記、演算習題。如今見不到了你，使我爽然有失，想到以後永遠不會再

來更使我留下了無限的哀思，願你純良的靈魂，永恒地安息在天國裏。

附記：阮國柱同學，福建林森縣人，本系四年級學生，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六日以腦膜腦炎症病逝於臺大醫院，次日公祭火化，骨灰安置於中正路善導寺。阮國柱同學早歲喪父，家境清苦，此次蒙黃系主任振麟、崔副教授伯銓，以及各班代表等爲其申請傅斯年病床學校醫藥補助費，捐款，以及死後喪事等，勞苦奔走，充分顯示出物理系師生同學間真情之流露。尤以一年級的新同學更能表示出深切的同學愛，而學校當局一次補助二千餘元更是空前。更感謝王主任九達之捐助。最後我代表阮國柱的家人向學校當局及物理系全體同學致最大的謝意。

